

唐宋词说

郑福田

郑福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宋词说

TANG SONG CI SHUO

郑福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说/郑福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1-22101-3

I. ①唐… II. ①郑… III. ①唐宋词-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372 号

书 名: 唐宋词说

著作责任者: 郑福田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2101-3/I · 2587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198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福田先生在其唐宋词研究专著《唐宋词说》即将付印之际，希望我能为此书“写几句话”。师兄之嘱，我不能推辞。我知道，这是他三十余年间对唐宋词教授、研读、体悟的成果。三十多年来，他曾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唐宋词史”、“词史”、“楚辞研究”、“唐前诗歌史”、“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主潮”、“《谈艺录》选读”、“唐宋名家词”、“中国诗律学”等多门课程。于此目录单，可见兄教授领域、学识范围之广博，亦可见兄于中国古典文学用功用力之深湛。而在古典文学领域里，尤以古体诗词之教授与研究为专精，其成果之一，就是这本《唐宋词说》。

《唐宋词说》研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的 26 位词人（包括“花间派”词人 18 家，南唐词人二家，宋词人六家）的生平行状与创作成就。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作品、词作风格及其在词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以辩证、公允的评价。力求理清继承发展之脉络，论定陟罚臧否之是非，是中国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对“花间派”词人进行系统深入之研究是《唐宋词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成绩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花间派”所有十八位词人及其作品均以专文评述说解。众所周知，“花间派”作为词史上重要的流派，对于词这一体裁及其主体风格的确立，对于后世词的发展，实有肇基柱础之功，且厥功至伟，无可替代。然而，迄今为止，对“花间派”词人及作品进行全面集中的研究之成果尚不多见。已有的研究只限于温庭筠、韦庄等三数词人。《唐宋词说》对每位花间词人都列专文研究，力图把握“花间派”之全貌，从而辩证然否，得出实事求是之结论。二是过去对花间词人的研究，在该词派总体风格上作文章的多，而于词派中具体词人之区别性风格特征给予注意并投入精力的相对较少。《唐宋词说》既注意“花间派”红香翠软之总体风格，更注意每个词人成为“这一个”的个人风格与气派。于其中看似相近实则不同的词人及其作品，更是详细说解，不但条分缕析，用力深至，且能据实评价，不拘陈见。三是在已有的研究中，注重花间词人代表性作品的多，注重全部作品，尤其是注意那些曾因传统成见而被人一笔抹倒的作品的较少见到。有之也不过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未曾做出详细周到之分析论证。《唐宋词说》则从对全部作品的含咀分析中得出结论，因而更为中肯切要，更有说服力。四是“花间派”的创作从内容上看虽然大体不出花间樽前，然而如果结合起词人所处之时势与个人之禀赋遭际以及社会之风尚等诸多因素，则在这表面的花间樽前的内容之下，多有寄托深至者。《唐宋词说》考证作者生平，论析当时时势，并与作家作品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作品深层内蕴，破解言外之意，对于正确理解花间词人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且在诸多地方提出了新鲜允当之见解。五是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唐宋词说》均择善而从，绝不盲目因依。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并加以阐说论述，如对

魏承班等人的词作风格之分析；一方面表现在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能据实论定，如对薛昭蕴、和凝等人生平中有关问题的讨论。总之，《唐宋词说》通过对花间词人的上述研究，对于中国词史、词人及作品研究实有拓境之功，填补了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除“花间派”十八家外，《唐宋词说》还对与“花间派”同样彪炳词坛的南唐词人李煜、冯延巳以及于花间词有继承发展关系的北宋小令词人（如晏殊、张先等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认识与看法，既对这些词人的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与对“花间派”词人的研究相互依托，达到了理清因果关系，完善传承系统，发现规律，有益后学之目的。

《唐宋词说》下大功夫揭示与辨析词人的词作风格。有时以词人的一句词来概括各该词人的词风，而为了避免这一“概括”的片面性，在行文中，作者先将其分解开来，严密论证，多角度审视，而后进行恰如其分的综合，从而做出事理相契、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一个作家往往并非只有一种面目，而经常呈现着多样、鲜活甚至随机的特点。于是，在具体分析时，作者力求全面客观。如分析顾夐的艳词时，便指出其工致密丽而外，又有运雅入俗之风，更有古拙质朴之什。分析薛昭蕴词时，则提出他的词或深婉或精艳，要之均出以真挚之情；而其另外一些小词，则清新含蓄，活泼跳脱，疏朗有味，别具风致。分析和凝词时，一方面指出其艳情词或坦实真挚，或雅净疏淡，而皆活色生香，进乎高诣；另一方面则肯定和凝出于艳情之外的诸如用词写城市景象等作品对词的反映范围的开创与拓展之功。分析尹鹗词时，指出人们认为他的词“似韦而浅俗，似温而繁缛”，只在“似”的层面。认为他的一些词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义，不避俚俗，开屯田俳调，于花间，于词史，洵为大功。而其《醉公子》、《菩萨蛮》诸

阔,明朝鲜活,饶有思致,已臻《蕙风词话》所推崇之“浓而穆”的境界。对其他作家的分析,亦皆类此。

《唐宋词说》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注意横通与纵贯相结合,显示各个词人不同的风格特色。比如,在行文中,将温、韦相较,晏、柳互参,在具体而微的分析中,指出孙光宪与大多数“花间派”词人的明显区别,顾夔运雅入俗之作对柳永的影响,牛峤咏物之词对后来者之流盈,张先慢词的特点及其以词写城市风光对词史的贡献等等。这些文学发展史的内容,使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唐宋词说》重视对作家心态的探索与研究,自认为有不少以心会心、发皇心曲之处。如对温庭筠这样一位“绮怨”词人,本书就不曾停留在对其词作的表面分析上,而是把其题材特征同当时知识分子的时代心态、文坛上涌起的爱欲心理以及温庭筠本人的经历、思想和个性特征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剖析。这就不仅揭示出温词题材特征的成因及其词作的审美价值,而且对“花间派”乃至整个词史的研究,都有普遍的意义。同时,作家心态并不是凝固成型的,而是一种精神流动体,作者十分注重对作家内心世界和精神历程的探索与揭示。比如辟专章论述苏轼的“动杰心灵模式”。再如,认为韦庄词作不少是以本人经历为表述对象,展示的是其真实的生活内容和情志,因而既有流离漂泊的悲哀和怀旧悼亡的情绪,又有人生无常的社会心理的表露和不遇于时的感慨。正因为作者自觉地去研究作家心态,并把它视为一种“精神流动体”,进行动态揭秘与论述,所以在对冯延巳、李煜、晏殊、张先、柳永等作家的论述中,亦皆有清新流动之意。

文学批评的本质是文本的研究。由于福田先生对语言美学有较深入之研究(曾发表数篇有关语言美学之论文),且诗词创作并佳,因而对旧体诗词创作与解读,有自己的独到体会,对旧体诗词有较

强之体悟能力。本书特别注重原初文本之解读分析。解读细致入微,不遗毫发。分析透辟深入,深得个中三昧。在行文中能够深体词人的创作心态,确切周至,表述明白。对于在研究中遇到的文本疑难及相关问题,既剖决如流,又烛幽辨微,为理解分析唐宋词做出了不可忽视之贡献。

福田兄的古体诗词创作,是需要在这里特别给以强调和说明的,这是《唐宋词说》能够取得如此深厚成果的原因之一,也是他有别于一般古体诗词研究者的特立杰出之处。就我所知,三十多年前,福田兄即致力于古体诗词的创作,至目前,已有五部古体诗词集出版,它们是:《鸿印书痕——三益斋旧体诗词》、《鸿印书痕二集》、《三益斋吟草》、《和风清穆——郑福田和范曾诗词》、《盛世嘤鸣——郑福田何其耶徒诗词书法作品集》。当时福田兄给我赠送他的两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诗词集(《三益斋吟草》、《和风清穆——郑福田和范曾诗词》)的时候,我曾十分惊讶。据我所知,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最权威的出版机构,今人的古体诗词是很难在这里出版的,半世纪以来内蒙古更是绝无仅有。单从“出版”一条讲,可见出福田先生古体诗词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其熟谙精深,从心所欲,已臻化境。与之比肩者,二三人而已。关于福田兄之古体,是要专门的文章来进行研究的,本文只能点到为止。福田兄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的背诵。究竟能背多少古文古诗,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有两点可以说明问题。一是举凡古典文学中的古文及诗词名篇,大抵皆能背诵;二是他可以一字不落背诵《离骚》。如果说只要用功用力,前者常人尚可以为之,《离骚》就不同了。对一般人而言,面对《离骚》,不借助注音注释,读下来都难。至如通学如闻一多,说到《离骚》,也止步于“熟读”。据笔者所知,在内蒙古,另一个能够背诵《离骚》的是老诗人贾漫。

“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这是当年李白对自己敏悟快捷的诗才的自诩，为求仕途，不无矜夸炫耀之成分，不过李白的才气我们绝不敢怀疑。杜甫就曾证明过：“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于敏悟快捷，福田兄亦属李白、曹植一流。过去的三十年中，每有文朋诗友及同学聚饮，其妙语连篇、出口成章之风采，早为人们熟知服膺。前不久女儿尚书婚礼，我向福田兄求诗，时兄正在政协会上，短信回我“略等”。一小时后，四首“浣溪沙”即发到我的手机上。造语工切，气韵通贯，情真意厚，让我感佩万端，惊异不已。遂回短信做简短评价：“清词绮句，意美情真，东坡写来，不过如此。”我一直认为，宋词中苏东坡的“浣溪沙”是写得最好的。

长期深厚的古体诗词创作之实践，过目成诵的记忆力，敏悟快捷的诗思，长期的教学、研读中口授心传累积的体会与感悟，发乎情性，形诸笔墨，也就很自然地有了这本《唐宋词说》。这是当代唐宋词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而这一切，源于福田兄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深深喜爱。

《唐宋词说》即将面世，作为唐宋词的一个喜好者，作为福田先生的学弟，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它的填补词史研究空白之功绩，必将明确地显示出来。而作为第一读者，我又十分荣幸。遂不揣浅陋，不遑细研深读，草成此文，做引导读者诸君登堂入室之敲门砖可也。

尚贵荣

2012年8月

目 录

001	序 / 尚贵荣
001	温庭筠词说
014	韦庄词说
028	孙光宪词说
043	薛昭蕴词说
055	皇甫松词说
058	牛峤词说
061	张泌词说
069	魏承班词说
075	牛希济词说
078	毛文锡词说

86	李珣词说
91	和凝词说
99	欧阳炯词说
112	尹鹖词说
120	毛熙震词说
128	阎选词说
134	顾夐词说
138	鹿虔哀词说
141	冯延巳词说
150	李煜词说
164	范仲淹词说
171	晏殊词说
183	张先词说
195	柳永词说
216	苏轼词说
257	辛弃疾词说

温庭筠词说

温庭筠(812—866?),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晚唐文学家,诗和词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诗与李商隐诗齐名,开诗史上秾艳绮丽一脉,至今脍炙人口;他的词为花间词派肇基柱础,沾溉词坛,影响更为远大。

本说主要探讨温庭筠词作的风格。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对温庭筠词风进行过形象的说明。他说:“‘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①

“画屏金鹧鸪”出自温庭筠的《更漏子》,全词如下: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中国说诗的传统中,不得不推受儒家之影响而形成的“托意言志”的一派与受道家影响所形成的“直观神悟”的一派为二大主流,“托意言志”的一派不惜深文周纳以求其句内之

^①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5页。

深意，“直观神悟”的一派则贵在超脱妙悟以体会其言外之神情。而后者最常用的一种说诗方式，乃是取用一个富有暗示性的相似的意象来作为喻示，从而使诗歌整体的精神与生命，在评者与读者之间，引发一种生生不已的、接近于原始之创作感的启发与感动。^①

上举王国维对温庭筠词的评价，显然属于“直观神悟”说诗的一派。要把握它的旨归，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从整体上对“画屏金鸂鶒”这一喻示做心领神会的妙悟，体会那不可言传的意味。然而，我们却要对“画屏金鸂鶒”这句话做理性的释说，要解破“画屏金鸂鶒”。因为王对温词的评价，虽然一直激起我们在读温词时直观切近的共鸣与契合，但总不能仅仅停留在“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②的阶段，总该做点什么，总该去发掘参悟王国维这一喻示反映的温词的那些个性特征和区别性征，总该对“画屏金鸂鶒”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做理性的、深入的探讨，尽管这样做有牵强附会之嫌，甚至可能歪曲了王国维的本意。

解破“画屏金鸂鶒”，我们发现：

(一)

“画屏金鸂鶒”正可看作是对温庭筠词题材的界定。

温庭筠现存的词作，十九写女性生活，主要写闺阁绣楼、花前月下的女子们的容色、情态和心绪。而且，在强调描摹对象的外在状貌、强调对象自身的装饰性的同时，尤重描写画堂洞房、屏山晓镜、锦帐绣帷、翠幕朱帘等富丽香艳的环境与沉郁雅婉的氛围，并且，突出对这一切的细腻敏锐的官能感受，从而形成了堂皇富丽、红香翠

①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70页。

软的外在的题材特征。而王国维所用的“画屏金鸂鶒”这一喻示本身,无论是从结构的表层、抑或是在语义的深层,也都透露着纷纭炫目、错彩镂金的富丽香艳的消息。这正与温庭筠词实在的外在特征相合。

温庭筠词何以会呈现这样的题材特征呢?

这首先应该与作为文坛主体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时代心态有关。

唐代建国之初,采取众多的措施,使门阀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打击,使非身份性地主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明显地上升与扩大。科举制度的确立,更使众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他们以鲜活的风貌、饱满的青春活力与发扬的才气,伴随着初露头角的激动,去感受现实、肯定现实、肯定自身。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整体的社会背景到个人的生存环境,从自身的兴衰际遇到心理的追求希冀,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明朗化、理想化。他们敞开襟抱,感到时代的脉搏正与自己的心跳同一节律。他们向往事功,渴望投入,并且也真的毫无顾忌地热情地投入到一切可以投入的场景之中,以朝气蓬勃的姿态突破、开拓,甚至反叛,上演着一出出时代的活剧,构成了盛唐天才大合唱的一个重要声部。他们吟唱入云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们犹如振翅中天的大鹏,友月交风,迈往凌云。

这种感觉维系了一段时间。但浪漫的理想境界总归和现实有距离。新人们仍一批批走进上层,然而,新鲜感过去了,冷静下来了,人们开始思考了,社会也展示了它那并不平坦的一面,这一面原本存在,但被盛唐的高昂风格和天才们的光环掩蔽着。于是人们发现,理想并非都可以变为现实,时代的强盛也并不等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通达,不是有許多人由雄心勃勃的“兼济”变成“独善”了吗?不

是有好多正振翼中天的大鹏折断了翅膀吗？而且，尽管新人正在不断地走来，但他们对科举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激动，不再萦绕着光荣感，却多了一份世俗的满足与成熟。他们善于应对，善于文词，讲究生活，讲究为人的技巧，不再像初盛唐那样单纯重视胸襟与气魄。“安史之乱”爆发，他们听到了惊绝的一响，注意到了历史的顿挫回环，感受到了个人的认识和作用的不足道，体会到了人命危浅、世道沧桑，认识到了生活的重要、生命的实在。偏偏“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居然依前繁荣，于是，中唐社会风气便也就日趋奢华、安闲和享乐，天才的风流，变成了名士的风调。

晚唐社会，各种矛盾愈发明朗化、白热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国家局势，风雨飘摇，迟暮来临。知识分子抱才而困，负剑空叹，进取心益发萎缩，变得忧心忡忡，无可如何。愈来愈多的人耽于享乐消闲，耽于诗酒，耽于一种日趋狭小的生活境界、时尚追求。他们寻求官能感受以麻醉自己，以宣泄精神，甚至把这种消极放浪当成生涯与事业。“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①温庭筠词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温庭筠本人作为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一员，其词作呈现与此时尚、心态相应的题材特征是不奇怪的！

其次，温庭筠词的题材特征，也与当时文坛上所涌起的爱欲心理大表现的风潮有关。

“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人类整部的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两性串演的剧本。”^②但在中国那以男性为中心的漫长的旧时代，尤其是在以儒学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两性关系，这种最基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 页。

②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本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爱欲心理,被种种政令、法律、风俗、偏见层层包围,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得不到正确的疏导。统治阶级害怕两性关系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既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于是,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对它实施种种限制,甚至只把它视作单纯的生殖作用,而无视它在社会发展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知道,“两性关系根本上是有生物基础的所谓‘人之大欲’。社会要把它封锁在‘正规渠道’里,如果这渠道不能满足这种‘大欲’,轶出渠道的行为还是不断会发生”^①。这主要表现在男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上。平时,在统治阶级、社会统治思想不断强化礼教大防的情形下,尚且有不少男人寻找机会,使自己久蓄于心而不能发之于外的爱欲得到解释,明的、暗的、健康的、畸形的,渠道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世道衰乱,或礼教之防稍有松弛,就会有更多的男人加入其间。而首先沉醉其中,且能够准确展示这种爱欲心理的,往往是那些对生活极度敏感的文人。

晚唐社会,衰败之象日盛,统治阶级“补天”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更多的精神统治!正统道德、封建礼教的规范作用大非从前,这自然就给爱欲表达提供了一个可乘的时机。而当时,迟暮黄昏的时代景象、犹如走马的政局变化、过眼烟云般的利禄功名、对社会趋向的深沉反思以及由之而生的今不如昔的悲凉感受,都在困惑着文人,都来到文人们的眉间心上!这一切,再加上城市畸形繁华所造成的商人们特有的享乐意识、享乐方式的启迪诱发,一部分文人在经历了世事浮云的同时,也就极容易、极自然地遁入温柔乡里,在那里苏生、放任自己久蓄的爱欲,并且自觉地在礼教疏防的情况下,细

^① 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里士〈性心理学〉书后》,《性心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555 页。

赋周到全面地表现它、渲染它，企图用这种扭曲的感观的放浪通脱来达成对现实苦涩的淡化。李商隐讲究“反道缘情”，写了那么多富艳精工、情深绵邈的《无题》；韩偓主张“香生九窍，美动七情”^①，创作出了细腻深曲、绮丽娇美、“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②的《香奁》诗。这些创作，与中唐以后突然兴起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传奇创作交会为一，流行播衍，在文坛上形成了一股爱欲心理大展现的风潮。这股风潮的产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思想与人性的必然！在“风容色泽、纤细幽微”的表现背后，在缠绵悱恻甚至是病态的软绵绵、迷瞪瞪的心理意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出文人们对现实人生境界的拓展、延伸、改造，可以看出文人们对爱欲的重新发现、重新体认！温庭筠诗本来是风潮中的一支劲旅，与李商隐诗并驾。他以词写艳情，当也是这一风潮的产儿。而他的写艳情的词，加上由他肇端并奠定了总体风格的花间词派中其他作家的创作，也正可看成是这股风潮的生力军！

另外，温庭筠词的题材特征，当然也与温庭筠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个性紧密相关。

我们不想对温的生平际遇做详细考索，只是提醒大家注意温庭筠性格中的以下特征：

——韵格清拔，志向远大。温是名相温彦博的裔孙，素负远大过人之志。在诗中，偶有表现，势颇峥嵘。其《经五丈原》诗云：“铁马云雕共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天清杀气吞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得鹿不因人。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

① 《香奁集序》，转引自杨海明：《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② 《禅月集序》，转引自杨海明：《唐宋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